



“棋子枰”亭一角

仙人对弈「棋子枰」

古迹传说

□方名列

在镇海招宝山中峰古道上端，有一亭，名曰“棋子枰”，飞檐翘角，浑厚古朴，旧时为招宝山七十二名胜古迹之一。

1982年，当时招宝山还属园林部门管理，在一次清山绿化中，发现了一方石碑及基址，石碑上书“棋子枰·乾隆乙卯夏月”。据专家考证，石碑系清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夏月所植，原址有亭，清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改建为“魁星阁”，后历史变迁，屡遭毁坏，亭阁俱废。

是年9月，镇海县人民政府拨款在原址上重建，11月底竣工，历时三个月，耗资八千元，重建的“棋子枰”，高6米，直径3.15米，木结构建筑，双檐六戗，朱檐黛瓦，中有石桌棋枰，旁安鼓凳坐栏，内植“棋子枰”石碑一方，四周古木相掩，古朴秀丽，2000年12月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枰，解释为棋盘。关于“棋子枰”，有个民间传说，说的是弥勒佛去普陀山，途经镇海上空，发现招宝山隐隐透出一缕金光，弥勒佛觉得那里肯定有宝物，就降下祥云，看看个究竟，原来那一缕金光是一块岩石上发出来的，岩石上布满苔藓落叶，弥勒佛用长袖一抹，岩石上顿时出现了一幅完整的棋盘图，弥勒佛心中高兴，头上蓝天白云，脚下波涛汹涌，身旁林木曲径，是个下棋的绝妙之处，弥勒佛顿觉手痒，四围一望，空无一人，没有下棋的对手，正无奈之间，忽而听到空中有人叫，弥勒佛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观音菩萨，大喜，立马邀请观音菩萨下来下棋，观音菩萨落下云头，笑着对弥勒佛说，下棋有输赢，如你输了如何？弥勒佛挺着大肚说，如我输了，就将这块新发现的宝地送给你，而且还给你管门，那如果你输了，也就别回普陀山了，给我管门好了。

观音菩萨对弥勒佛说，好！一言为定。于是，两位仙人分别在棋盘旁坐了下来，观音菩萨用柳枝往地上一指，地上的小石子顿时变成了黑白两色的棋子。排兵布阵，你来我往，两位仙人对弈了三个时辰，仍分不出输赢。日薄西山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观音菩萨觉得一时半会还真赢不了弥勒佛，就灵机一动，把手中净瓶里的水偷偷地滴在弥勒佛的额头上，弥勒佛顿感眼花缭乱，莫名其妙地把棋子着错了地方，推枰认输了。

从此，招宝山就成了观音菩萨的香火地，造起了观音殿，弥勒佛没有办法，只好坐在山门后的小殿上给观音菩萨管门，每天笑呵呵地接待着络绎不绝的香客。

后来，人们在传说中的观音菩萨与弥勒佛弈棋处，建造了一个亭子，取名“棋子枰”。过往游人喜欢在仙人下过棋的亭子里下棋、歇脚，十分热闹。

“棋子枰”的背面是峭壁，峭壁下是海滩，海浪不断拍打着礁石，发出阵阵声响。“棋子枰”前的山体上，镌刻人桑文磁诗：岂是仙人下棋难，千年棋局未收摊，风清月白三更夜，偶有丁丁响海滩。

1970年镇海县开始进行围塘工程，七年后围塘结束，把滔滔海水拦在外塘。白云苍狗，沧海桑田，从此，“棋子枰”下再无海滩，再无丁丁声。

地名的故事

老街车站路

□方成章

车站路，是甬城一条布满沧桑历史痕迹的老街。位于江北区，分东西两段。毗邻人民路，东至外马路，西至桃渡路，老底子曾叫其“火车站路何家弄”，是因连通江北岸码头和火车站而得名。

以前火车站的地理位置就位于现在车站路的西端，即江北区桃渡路姚江畔一带。老底子，火车站的“身份”是沪杭甬铁路甬曹段的终点站。甬曹段铁路是宣统二年（1910）6月正式开工的，在民国元年（1912）12月25日当天的《申报》就报道了它正式与宁波人见面的内容：“民国元年12月22日，沪杭甬铁路宁波至慈溪（今慈城），长18.9公里修通试行车。是日，设在宁波江北岸的宁波火车站举行庆典大会……”

火车站的建成是民国年间，在民国时期的《鄞县通志》中记载：当时车站路还不叫车站路，而是被叫做“火车站路何家弄”。这种两条路名结合在一起的叫法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。至于原因，可以从历年的宁波老地图上得知一二：其一，在1924年的宁波地图中，何家弄和火车站被清晰地标注在地图上，两者之间的火车站路却没有形成“气候”，只是一条零星民宅厂房间的曲折小路；其二，在1929年的宁波地图上，可以看到车站路以外马路（今人民路）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，东面连着码头轮埠的叫何家弄，而西面连着火车站的叫火车站路；其三，在1952年的宁波地图上，何家弄和火车站路双双“消失”了，两者被合起来统称为“车站路”。

故由上可推测出，在火车站修筑以前，何家弄（即车站路的东段）已经存在，而在火车站修筑以后，为了连通火车站与码头的运输渠道，火车站路（即车站路的西端）才逐渐形成。最终，两条老路合二为一，就变成了今天的“车站路”了。

《宁波市志》记载：火车站建成以后，日行客车5对，其中宁波至曹娥快慢车各1对，宁波至余姚1对，宁波至慈城2对。火车均为美、德生产的蒸汽机车……1916年8月22日，孙中山先生曾从火车站下车，视察过“车站路”和宁波市，发表了“宁波苟能积极经营，奋发自强，即不难成为中国第二之上海”等振奋人心的演讲，当时亲聆演讲的宁波工商界人士、爱国人士掌声雷鸣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

老底子，在车站路的南边有条李祠巷。李祠巷与车站路之间的一大片区域，在当时就被称为“李家后门”。“李家”，指的就是宁波帮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小港李家。而李家后门这片区域就是李家在江北岸的货栈与住宅所在处。李家后门，还有一条回字形的小河，引姚江水并连通在一起。据说当时李家的货船可以不经码头，直接经三江口至甬江，再从小河运输商品到自己的仓库，节省了码头的等待时间和陆地上货运的人工费，它绝对是一处经商的“风水宝地”。

接待讲寺

□陈武耀

接待讲寺位于鄞州区高桥镇芦港村，《四明谈助》载：寺建于宋大观年间（1107-1110），明永乐年间（1403-1424）寺废，后被大户人家占为坟墓。清康熙年间（1662-1722）圆空重建寺于旧址。这样看来该寺应该有近千年的历史了。而据曾任天童寺住持，也是接待讲寺中兴祖师的圆瑛法师考证，此寺创自唐代，为圣愿惠国师道场。

迈入寺内，一幢类似民房的民国风格的砖木结构楼房首先映入眼帘，走近门前一看，上书“接待讲寺原址”，原来里面成了登记佛事之所，内有天井、厢房、大殿。看得出，那是接待讲寺原址上硕果仅存的建筑了，而且也经过了近年的修缮。它的南面瓦砾遍地，以前寺院的主体建筑就在这里，而北面和东面是近年新建的殿宇。据当地村民介绍，接待讲寺原占地20多亩，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被改作粮库，大约从20年前开始，寺院才得以逐渐恢复。

那幢民国建筑曾经是圆瑛法师住过的地方，房子的南面墙根还有一块碑。过去一看，原来是鄞州区文管部门在几年前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，上刻“圆瑛法师寮室旧址”字样。村民说，寺院成为粮库后，这房子的一楼就用来堆放粮食，二楼则成了粮站职工的宿舍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在天童寺方丈广修的建议和奔走下，房子终于复归寺产。

圆瑛法师（1878-1953），中国近代佛教领袖。俗姓吴，福建古田县人，出家后法名宏悟，字圆瑛，号韬光，又号一吼堂主人。1909年9月出任鄞西接待讲寺住持，重兴梵刹。为培养弘法人才，他在寺内建成讲堂，题名“一吼堂”，取狮子一吼，百兽潜迹之义，因之自号“一吼堂主人”。1917年圆瑛法师当选为宁波佛教协会会长。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会成立，圆瑛又被推为会长，并蝉联数届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接待讲寺全部殿堂修整一新，接待讲寺的佛教地位也得到空前提升，所以说圆瑛为接待讲寺的中兴祖师。1929年他离开该寺后在各地弘法，抗战期间他组织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员，并把他在上海的圆明讲堂辟为难民收容所，成立了佛教医院、掩埋队，从事救护收容工作。又亲赴南洋一带募款，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抗日救国，提倡“一元钱救国运动”，得到广大侨胞及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。回国后被日本宪兵队以“抗日罪”逮捕下狱，受尽磨难，始终镇静自若，威武不屈，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。由于他一生追求进步，热爱和平，因而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。如今在那幢民国建筑的二楼，还有专门的一间“圆瑛法师纪念馆”，内有圆瑛法师的坐像、图片、书法真迹及简要事迹。

除了圆瑛法师，近现代与接待讲寺有缘的高僧还不少。他们中既有出任该寺住持的慈运、白圣、义明，又有先在该寺出家、后出任天童寺方丈的明旸、广修，而佛界泰斗太虚法师也与接待讲寺常有交往。值得一提的是圆瑛法师的师父慈运禅师，为护寺兴寺殚精竭虑，功莫大焉。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太平军攻入宁波时，宁波一片混乱，街市萧条，人人自危，寺院也不例外。接待讲寺的僧人多避匿各处，独慈运法师一人留守寺中，以“舍佛以求苟生，不如誓死以维香火”信念，令太平军头领也不得不敬佩，于是送给慈运一面黄旗，叫他挂在寺门前的树上就会没事，从而使接待讲寺得以保全。而当地的其它寺院，则无一不遭受焚劫。

历史上，接待讲寺的地位十分特殊。圆瑛在《接待寺契簿序》中说接待讲寺“高僧辈出，产业丰饶，僧侣众多，规模宏敞，与天童育王共称鼎盛……”它原为天童寺下院，因天童寺为禅宗五大名刹之一，号称“东南佛国”，是各地僧侣、香客朝觐参佛向往之地。接待讲寺地处西塘河畔，昔日，从杭州方向来的船都要经姚江过大西坝，然后沿着西塘河一路往东，其作为接待四方去天童寺的僧人、居士之处，相当于“中转码头”，以“接待”名之，名副其实。



一吼堂